

V
B629.S1
C361

冊 5
卷 4

羅山奏疏卷之四

請宣諭內閣

竊聞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任用
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關也伊傳周召後世無
聞焉然豈無其人亦以所遇非其主耳唐楊綰
清儉簡素代宗相之刺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
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
黎幹駟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
第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
結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相之祖父孫三世皆

58875
8.11.1940

領史職開門受賂富敵於外國珍寶死猶及
門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
為之用卒致夷狄內橫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
失明驗如此臣嘗因修省已為

皇上陳之矣夫賊檜之奸污穢青史而揚綰之介人
到于今稱之是尚不知所戒勉乎我

太祖高皇帝懋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至
太宗皇帝始設內閣初止以翰林講讀編修等官處
之備顧問而已至

宣宗朝用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人而專任之

故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變也夫內閣
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鈔沒
家資鉅萬此非招權納賄何以致此況其他乎
自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污無恥習以為常
甚至以兩房中書等官在外交通賄賂故每為
請求恩澤以償其私是大可鄙也至於入閣例
以日期為先後以官職為崇卑凡閣中一應事
務不問國家利害不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
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
斥之矣故皆終日伴食旅進旅退而已以此亦

習為常甚至明知其心偏私誤國又從而稱道
之以結歡心是又大可鄙也如近年楊廷和之
妄議典禮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心附
之雖挾制君父破壞綱常猶弗之顧況事之小
於此者乎以此爾我和同彼此行私無所諱忌
如吏部行取某官必某主張某人然後行取且
得即選科道引為私人又每主張某人陞某官
吏部莫敢不從甚至陞官文憑亦為取討或分
與私徒各處求索或就家轉賣為國求賢之心
絕無也如戶部鹽引縱容賣窩買窩某主張某

客商戶部莫敢不從甚至令家人子弟合夥為
之為國足邊之心絕無也如兵部將官某鎮某
營主張用某人兵部莫敢不從甚者敗績債事
者多行舉用負債剥下者遍求鑽求為國擇將
之心絕無也如此情狀不一而足夫我身既真
有百孔千瘡無怪人之千言萬語敢復辯明也
我若一辯明則肺肝畢見而身不能一日立矣
故近年以來內閣奸人鄙夫一有被人奏許者
但得天恩寬宥委為曖昧不究脫身而去幸
矣由是以衣冠盜賊之蓄為禽獸營養之資士

論鄙之鄉評賤之皆所弗顧也然復有閒廢有
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略不懲創前非來而復
去猶且陰為後計於是內閣之地雖重而居內
閣之人品甚輕夫所畏於人者特以代言之官
能播弄朝廷之威福耳非真有公平正大之
心足以壓服天下之人也如是之人求其同心
輔政以共成

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臣本草萊之人原
無台輔之望然為國報主之心根於愚衷始
終不敢少懈者也故臣自簡命內閣一切陋

習竊欲革之而未之能焉已嘗奏請嚴私門之
禁絕請託之交凡臣之所不為皆彼之所不便
也故必鼓動讒口設為陰擠之計不陷臣於危
疑之地不已也

皇上試召吏部官問之曰張_{亨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
行取其官陞其官為私人開僥倖門壞
祖宗選法否乎召戶部官問之曰張_{亨敬}自入閣以來
曾專主鹽引賞窩買窩為奸商作盜賊主壞

祖宗邊儲之法否乎召兵部官問之曰張_{亨敬}自入閣
以來曾專主某鑽求將官任某鎮某鑽求將官

任其營壑

祖宗擇將之法否乎有一於此臣罪當誅也孟軻氏

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

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今

聖明在上內閣政本之地可容奸人鄙夫為小人立

赤幟以來天下之讒邪乎欲與共成

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伏乞 聖明嚴加宣

諭繼今以後各宜洗心滌慮政行從善毋懷奸

以欺君毋設險以害正毋詭隨以濟惡毋便己

以縱讒凡閣中一應事務各以公平正大之心

處之論公者然後擬 旨間有執私壞法公論

不同者不許阿從必請自 上裁閣中所進揭

帖論同者連名有不同者不許捏名妄奏至於

兩房官不許勾引外官交通賄賂敗壞法度朱

熹曰君臣之分權不可略重纔重則無君揚廷

和蔣冕毛紀三人覆轍為可鑒也若仍怙終不

悛堯舜之世所不容也請即加誅斥如此庶政

本之地清而讒邪自息矣然後能上輔君德下

副民望不然臣誠不敢竊祿苟容以負我

皇上之知遇也臣不勝勤拳惶悚之至

重制誥

臣切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為近古明敕屢歷宣昭事功其於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覃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愧色近來俗習于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偽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誥勅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

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為枝葉之辭哉伏乞勅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為誥勅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請平潞州議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勦仰見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者臣昨因同

官臣一清具疏所見既同已附名回奏矣及退
思省益加悚懼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
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
下之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

皇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
機也夫朝廷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
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
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求救於逆黨王承
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

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度還言淮
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固
剝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
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道夜遣
賊徒擊殺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
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
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
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
此為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為然悉以用兵事
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外駭愕宰相入

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
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
者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
民至有以鹽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
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
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
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
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
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
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為

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
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栢耆以策干韓
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
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
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
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日之有陳卿也裴度謂
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為京輔
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扈
者將視淮西為高下猶今日各處強獷之徒或
視潞城為高下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

止猶今日 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
止也彼謂師老財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
為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為此言者栢
耆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己
之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栢耆藉天威以收餘黨
今日乃不仗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
大憝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己之策
縱使有濟亦非

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 天朝不興問罪之師而乃
使小夫為鬼蜮以制亂賊豈為謀之善哉書曰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愚不知古也
第 朝廷綱紀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往者
大同之變 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強獷不
逞者動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
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風
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
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

聖斷駐兵征勦乎此一方則威行於緣邊風聞於天
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
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

也夫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通之也廣

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

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軍官三四

十員屠戮生靈無算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

也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

斷而成平淮西之功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

區愚衷所以為國盡謀者竊願效焉伏惟

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宗可比夫

豈斷有不足哉必不然矣韓愈為平淮西碑詩

曰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

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

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

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臣敬為

皇上頌焉惟 聖明俯賜裁察

請定服制

茲者 大行皇后崩逝喪服禮制初蒙

皇上親定下之內閣叅詳條列上請當奉

欽依禮部已揭示中外頒行矣續蒙 聖諭又欲從

殺令禮部更復具儀臣仰見

皇上以

兩宮皇太后在上不敢以卑加尊是以欲為降殺誠
非故為恩紀之殺也臣謹按記曰古者天子后
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
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
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
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
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
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

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
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
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又謹
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五年六月乙丑周景王
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
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蓋古禮父為子夫為妻
皆服報服三年故叔向以為王一歲而有三年
之喪二焉者此也觀此則周天子當時尚為后
服三年之服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正此
之謂也後世夫為妻始制為齊衰杖期父母在

則不杖夫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然特為旁期
言若妻之喪本自三年報服殺為期年則固未
嘗絕者也今古制不可復矣

皇上為 后服期以日易月僅十二日臣子為
君母服三年以日易月僅二十七日較諸古禮已至
殺也殺而又殺則至於無矣仰惟

皇上講求典禮為萬世立綱常漢宋以下之陋習一
洗而空之孰不以為 堯舜之主不世出也伏
乞 俯察臣等愚誠實欲効忠非有他也

特勅禮部無復更變請

皇上宜服期十二日

皇上宜容臣子素冠服終二十七日不然則恩紀不
明典禮有乖臣等何忍令後日史臣書曰天子
不成后服自

皇上始乎

皇上亦何忍令後日史臣書曰臣子不終君母之服
自臣等始乎臣感激惶懼莫知所云伏祈

聖明亮察

應

制陳言

臣伏承

聖諭近

上天示戒長庚星見朕心恐惕其何以為弭之方卿
其言之欽此臣嘗聞先儒許衡有言曰三代而
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
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
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
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
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
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

家四百年不拔之業未見其比也恭惟

皇上存心天下加志窮民以堯舜之道求堯舜之治
則夫遇災而懼修德正事以回

天心變災為祥者又豈漢文景之可比乎夫君聽存
乎廣遠臣言貴乎切近臣居輔導之職固所宜
言況

皇上開之使言言之敢不自切近始乎謹以四事開
陳于后漢申公嘗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
如耳伏乞聖明加之意焉

一審幾微臣嘗聞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易

曰知幾其神乎中庸曰莫顯乎微又曰
知微之顯夫謂之幾也者發於彼者實
由於此也微也者見於外者實本於中
也此致治之第一要緊處孔子所論一
言興邦一言喪邦明幾微之當審也仰
惟

皇上大居敬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聖學緝熙真得堯
舜精一之傳者也有君如是何忍負
之切見在位之臣有不思國體之重不
揣事變之難每託為體國愛民之言有

似忠信者投幾而入乘微而起將有莫
覺其為非者夫其言之真善歟而

皇上從之天下之福也如其言之非善歟而
皇上從之非天下之福也如去歲賜臣等銀圖書
各有名義攸存所以盡幾微之言者也
所謂以嘉謀嘉猷入告我后者也是固
用先朝故事而

皇上虛心采納萬代所無在臣等當日夜祇懼顧名
思義以求無負我

皇上付託之重可也孔子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宋司

馬光曰某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無不
可對人言者耳夫幾事不密則宮成迨
夫事之已成則必有益於君國無不可
對人言者斯可矣臣愚雖無嘉謀嘉猷
入告然有問則對因事論事亦不自知
如何固有難逃於聖鑒者矣第恐

皇上圖書之賜所望於臣等固無不善而臣等所以
用之者或有未善耳自今而後願

皇上審此幾微之言一有不公為害甚大凡論列天
下國家利害臧否人物須勅令明本

開秦顯言于朝以存公平正大之體則
天地之情可見矣不然或以一人之隱言進人或
以一人之隱言退入倉卒更變莫知所由
使在位之臣互相猜疑人無固志久之
未免威福下移怨譴上及竊恐災變日
生誠非國家之福也

二專委任臣嘗聞宋儒范祖禹有言曰書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
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

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
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
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
則業勝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
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
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
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
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
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
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

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
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
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
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
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
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
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
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
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
也此范祖禹之言實自古帝王致治之

要道也伏願

皇上明以知人誠以蒞下 勅令九卿等衙門俾各
任其職務責其成無假公以相侵奪無
挾私以相擠排至於各地方巡撫總兵
等官凡命將遣師但授以成 命俾各
効職如所謂間以內寡人制之間以外
將軍制之不以遙度而有所撓不以間言
而有所疑庶幾內外臣工各行其志各
任其患不被求全之毀不棄垂成之功
而皆頌戮力効死矣其真有不奉公任

職者然後付之國法無容心焉如此則

皇上真如天運於上而庶司百府如四時寒暑各司
其序則天下不勞而治矣

三情人才臣嘗聞宋儒程頤有言曰君道

大要以求賢育才為先又曰古之聖王

所以能化姦宄為良善綏仇敵為臣子

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弘之道而與己

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讐

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此

程頤之言實有補於君道者也仰惟

皇上聰明睿智固無所不察而包含徧覆誠無所不
容近年在朝諸臣因論議阿比獲罪戾

者多矣固未必為君子也惟在

皇上化之綏之而已其為小過者尚宜赦之夫天生
大聖大賢固不常而生大姦大惡亦不
數惟中才最多苟以小過而盡棄之天
下無全人矣昔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
君曰變之才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得
此人則可無憂於敵矣衛君曰吾知其
才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

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用
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
把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以
其所妨者細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
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
聞於鄰國於是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今以戰國之君猶知納言惜才如此況
今日大聖人純心用賢者乎茲當考
察在即伏願

皇上念人才之難得小過之當赦 勅令吏部都察

院惟公與明公則不以偏私求備明則
不以毀譽亂真所以廣

皇上含弘之道成聖人育才用人之善者宜不出此
也

四求民隱臣嘗聞程頤有言曰四海之利
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
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
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
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仰惟

皇上切於愛民然九州之遠四海之廣民情土俗有

不同而利弊興革有難槩論者也今當

天下官員入覲之期正敷奏以言之日
其知之宜無不真言之宜可以盡者也

乞 勅吏部令來朝守令官各以所司

地方民情利弊白之監司監司采擇可

否白之吏部吏部類聞請自 上裁如

果有其利當興其弊當革吏部下之監

司監司下之守令以程其功能庶將來

地方安危之責有所歸矣然識時務者

在豪傑間有能敷陳 朝廷之政籌畫

遼方之策者皆許其盡言而采納之則

嘉言罔攸伏而天下賢才亦可得而知

矣

災異乞休 嘉靖八年

臣竊謂天生斯民不能以自治而作之君君不能以獨治而責之臣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仰惟

皇上存心天下加志窮民無所不用其極過者

天心仁愛屢出災變以示警戒非君德之未至實臣職不修之所致也荷蒙 聖慈不加誅斥渙發

天言嚴加宣諭上畏 天命下悲人窮且反躬自責

即商湯所謂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者也非大聖人其孰能之臣稽古人君

遇災變而詔修省者亦多矣然修德正事變災

為祥獨稱商高宗中宗者何也盖中興之君思

天命付託之重祖宗創業之難憂勤惕勵固自

大有不同者也

皇上祖述堯舜英明邁古商高宗中宗有不足言者

矣伏讀 聖諭云 皇天仁愛每垂警示朕敢

不思過圖改自新厥德以仰答眷愛然已過不

能自知況爾文武群臣大小百官皆有共理之責未知觀此變異當思之否乎大哉皇言聞之莫有不感激者天居高聽卑其有不昭假者乎夫聖人立於無過之地矣猶曰思過圖政聖德昭假于天矣猶曰自新厥德顧臣愚何人也濫叨輔導之職實泰股肱之臣過多矣懼改之有不徹德薄矣懼新之有不逮雖大小百官皆有共理之責而臣與機務之地責且重焉罪特深焉詩大雅同列相戒之詩有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臣實懼之況草萊之

身非台輔之器樗櫟之材豈棟梁之宜伏乞

聖明特賜罷黜以為大臣不職者之戒則天意可回災變可消矣

省煩費

臣妻蔡氏病故伏蒙

聖恩欽賞實鈔銀幣復遣官諭祭造實安葬禮數過隆實不能勝不虞百有司仰體聖恩之厚相率具真臣無辭可止竊惟有用之財不可虛費有限之福豈宜過分況臣妻歸葬有期且未免緣途官司益相承襲煩費禮文暴殄天物罪

過臣實當之昔國子高有言曰生無益於人死
無害於人吾既生無益於人也而豈可以死害
乎人哉正臣妻今日之謂也臣日夜思惟心不
能寧計無所出冒昧上言伏乞 勅下該衙門
除親戚禮奠外其餘通行諭止庶幾禮無過舉
財不妄費使臣與妻存歿得安而無過分之累
矣

自陳休致

臣在閣蒙 發下給事中孫應奎所論臣云性
多偏執行或傷於自恃斯言也切中臣之病也

臣自少生長草茅性不諧俗疾惡太甚習氣已
成授閒置散乃分之宜也茲當輔佐

聖君協和萬邦實非臣猥瑣之器之所宜矣孔子曰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
也斯言也臣嘗誦之深以為懼者也今言官所
指言者特臣性之偏執而傷於自恃也臣自反
偏之為害過大行虧必有不可勝言者也惟

聖明洞察速賜罷黜別求碩輔以充重任則

皇上之愛臣也有始終保全之恩臣之遇

皇上也無進退失據之患矣

請給假

臣偶感暑病腹不能趨朝服藥調理間適給事

中王準論通州叅將陳璠由臣進用且云字謬謂

璠為賢也不知璠之賢有何可稱乎又請

皇上戒臣勿私偏比以息人言準為斯言告君若欲

大臣不可以私好用人惜其言似是而實誣也

夫陳璠原以南京坐營因兵部那欽與楊銳改

北京坐營原以漕運叅將因督開通惠河今改

兼通州叅將臣何進用之有夫臣忝內閣重臣

輔佐

皇上用天下之賢才固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

者也如臣苟知陳璠之賢雖在鄉故宜無嫌者

況實未嘗舉用之乎如準真知璠之不賢則當

明指實迹請

皇上去之何必援此以誣臣乎其設心如此謂之不

樹黨欺君恐難逃聖鑒之下者矣臣病緣外

感熱邪旋傷心腹四肢倦怠覺難支持伏乞

聖慈容臣給假在外調理不勝感恩之至

再陳休致

臣本凡庸才不充位旬日之間兩勤言官論列
臣之罪狀難逃聖鑒惟當知自反無容辯者
但事之發也有機勢之成也有漸機發而不之
察則變生漸成而不之覺則禍大此大臣以道
事君者所以必當明進退之義以全國家之體
也請為

皇上陳之幸垂覽焉夫大臣位至保傅責之重也而
夫人視之為至榮也臣則恒以為至難夫人視
之為至寵也臣則恒以為至危古之謂保者保
君之身體傳者傳君之德義苟非真有碩德重
望者不足以當之臣愚方脫草萊驟登保傅心
欲自效而才有未及志欲自盡而德有未孚是
宜多招物論屢辱朝廷夫臣既不能以自保其
何能保君之身體不能以自善其何能傳君之
德義故

皇上雖日加禮貌徒為養養而已臣實愧焉夫三讓
而進一辭而退大臣之道也大臣進退以道則
小臣皆知禮義廉恥之為重故君德隆而國勢
尊今之為大臣者率多以祿位為謀以得失為
患能書言忍甘受萬辱假恩僚屬以結其懽心

納交科道以滅其多口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卒
之大道不行公議不立苟有特立於其間者則
群謗叢至使朝廷綱紀日以廢弛風俗日以敝
壞是大可憂也大可懼也管子曰禮義廉恥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當議禮之初大
臣建議之謬科道官闕然從之其論臣者無慮
數百章臣彼時甘死衆怒而不忍即求去者為
典禮之未成也

皇上孝心之未遂也實非為祿位謀也今斯禮之大
成也

皇上大孝之心之裁定也臣祿位之加實虛糜也人
雖無言猶將愧之況有言乎夫初之與議典禮
也臣既先之今之求去也臣亦宜先之臣如不
去也亦但為祿位謀也非足為朝廷重也
皇上容臣之去也進退之義也乃所以重朝廷也

臣進退之義明則

皇上之大典禮亦庶乎其不辱矣此非敢飾辭也實
惓惓之血誠也臣昨因病已請給假調理竊恐
內閣重地不容曠職伏惟 聖明特加矜察即
賜俞允放臣全歸則君臣相保之恩尤古今絕

無之典也

陳謝遣醫

臣得病緣外感熱邪旋傷心腹四肢倦怠覺難
支持因具疏請假調理伏蒙 降旨溫存隨承
遣太醫院御醫就臣舍視臣疾臣感激醫未拜
受藥餌顧多病之身何以報主燮和之責自愧
匪人夫病有暑濕風寒藥有君臣佐使元氣既
固邪莫侵由是喘息呼吸乃通一氣由是手
足腹心乃切一身臣於此始得養生之術因悟
治國之方焉臣不勝感戴

謝賞

臣疾病復承遣司禮監奉御 欽賞臣米酒羊
豕等物將命及門龍光莫既拜恩望闕鼠思彌
深臣伏念

皇上藥石之投既以去臣之病梁肉之餽又以厚臣之
生三錫便蕃兩眷存至

皇上之視臣也奚啻手足臣之報

皇上也實欲腹心感激益加興言曷已昔人有言曰

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

今者刑罰未中是猶有藥石而不能治病也教

化未敷是猶有梁肉而不以養生也臣叨輔弼

之職莫効贊理之勞使

皇上獨為社稷憂是誰過與故

皇天降罰疢疾及身實所宜焉茲荷蒙 聖恩保愛

還之生全竊恐徂昧之身終莫報 聖明之主

也

病痊陳奏

臣位重莫勝分宜求退伏荷 聖慈勉留懇至

不勝感泣夫聞人言而昧於求去不智承君命

而忍於必去不仁茲病當少間覬勉從事然有

欲言而未盡者敢復為

皇上陳之幸垂覽焉臣欽奉 聖訓云御性資剛速

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輔朕贊理化

機欽此臣切思太剛則折宜濟以柔欲速不達

宜濟以緩仰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敷錫厥福祝臣在左右之列敢不

日加佩服者乎抑稽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蔡沈為之說曰君臣當同其實畏協其恭敬茲

聖訓復示臣等當同其實畏協其恭敬君治之師教

之保愛之至千古所未見也但今人惟知協同

之謂和衷而未明寅恭二字之義仲尼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寅畏之謂也孟軻氏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故寅可同也非寅不可同也恭可協也非恭不可協也故寅而同恭而協謂之和非寅而同非恭而協謂之同可也謂之和不可也仲尼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觀和同之辯則可以知同寅協恭之義言事君之道矣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

旌虞人以非所招不往也將殺之仲尼韙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古之虞人能為不同如此今之士大夫不能然者何也古者教化行而習俗美故雖虞人能之今者教化不行而習俗不美故雖士大夫有不能也古者日宣三德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當是時位必稱其德之大小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也後世資格之說行而位不稱其德之大小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躋級毋得踰

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
謂之聖書逮今為甚夫資格可以待庸流不可
以待才俊今之名為才俊者寧多庸流校祿俸
為深淺執歲月以要求循列卿位祈無負譴故
軟熟之習成而平生之志喪無幾矣欲求人才
之逮于古也不亦難乎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
人君所以勵世摩鈍也然欲教化行而習俗美
非

皇上大有以鼓舞之振作之未見其可也漢劉梁曰
得由和興失由同起今在朝臣工位高者自知

年數不足則曰他日利害吾不及見也位卑者
自知資望未及則曰今日謀議吾不得預也故
一切怠緩悅從務相為雷同旅進旅退無毀無
譽國家無事之日夫既已如此矣有事之日將
如之何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必有皋陶
伊傅周召之為臣

皇上英明邁古仁義中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但
有君無臣為可嘆耳唐虞三代之臣不可得而
見矣今求之於其下有同心輔政如漢之丙吉
魏相者乎有謀斷相資如唐之房玄齡杜如晦

者乎有正色立朝如宋之王曾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韓琦者乎有則

皇上宜必知之矣雖然自古至今未嘗惜才於異代求之不可不廣知之不可不預苟得其人雖使卑踰尊可也疎踰戚可也

皇上若獨求之於今所知之臣恐亦狹矣昔唐顏真卿為平原太守能急祿山之變玄宗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使玄宗預知之以待李林甫者待真卿則唐可常保開元之盛豈復有天寶之變邪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宋儒求

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為觀人之法曰凡其光明正大踔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佞阿諛諂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蠆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臣既嘗為

皇上陳之矣孟軻氏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职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孟
之言真萬世久安長治之策也伏惟

聖明加之意焉

謝辭

臣孤負

皇上重托獲罪彌深伏蒙 聖慈不加誅戮得賜全
歸既又着臣給驛前去又錫之衣服金幣寶鈔
罪且逭而恩又加焉感泣感泣臣切惟食人之
食者當忠人之事衣人之衣者當分人之憂臣

之在位也已不能忠

皇上之事分

皇上之憂今之去位將何能為報乎死罪死罪茲當
陛辭莫能為懷伏惟

皇上清心寡慾已自節宣早朝晏罷尚加保衛福壽
萬年子孫千億實臣區區犬馬之至願也

辭取復任

臣曠職罪深伏承 聖恩不即誅戮着臣回家
省改天寬地容之恩莫之為報者也舟行至天

津衛伏親抄捧

手勅吏部內閣輔臣張孚敬近有旨着回家今缺官辦事急難得人朕方即位之初首得張_{孚敬}贊議朕孝厥後乃獲正天倫之序完父子之親皆_{孚敬}之力助贊成者也今可着復任辦事便差行人一員齎勅守催前來以慰朕眷注之意如勅奉行臣伏讀之餘不勝感泣顧臣何能乃承聖眷一至此邪臣切思前奉欽依着臣回家深加省改以圖後用又奉勅諭着臣還家創悟以資後用

皇上愛臣之深訓臣之至是固天地無棄物王者重

絕人之心也夫犬馬尚知戀主草木猶知報春

臣為

皇上心膂之臣恩遇優渥豈敢忍心忘君甘於犬馬草木之不如邪第臣鄙野之人殊非台輔之器恐任愈久而罪愈甚恩愈加而報愈難此臣日夜有不能自安者也茲在途聞命不敢前往雖差官齎勅未至已仰見

皇上眷注懇切誠不忍於去之窮日之力者也伏乞聖慈俯賜矜察仍照前旨容臣回家省改創悟庶幾變化氣質究習事體臣未即死報効尚未晚

也

陳謝

臣舟行至天津衛伏覲 手勅吏部着差官命
勅守催臣前來復任辦事臣聞 命驚惶不敢
前往已即日具奏辭謝茲蒙 欽差行人周禪
齋勅到天津衛開讀 勅云卿以通博之才貞
一之學首建正議贊朕冲人以成大禮擢卿輔
弼之任裨益良多近因人言乃有旨着還籍實
朕俾保全之意今輔導缺人贊理機務茲命行
人周禪齋勅往取復任辦事勅至卿宜疾速返

速上膝前來勿得推延辭避匪止誤事且違朕
勅負朕意卿其欽承故勅臣仰承天語丁寧恩
意懇至不勝感泣已即日回舟返途過揚村驛
地方又奉前奏 欽依卿忠誠素著輔朕愛國
實為良多近有旨着回家以使卿避言耳朕已
有命差官守催勅至卿宜即來京復任辦事勿
得時刻遷延違負君命吏部便行文去臣又不
勝感泣夫

皇上召臣之還也是尚察臣之心未即棄臣也臣蒙
皇上之召還也又豈敢不仰體 聖心而甘於自棄

也邪且

皇上召臣之還也實欲責臣以輔治也臣將披靡以從衆邪恐未免欺君誤事雖進無益也臣將蹇諤以達衆邪恐未免構怨滅身雖欲退有不及也臣之進退實為狼狽臣切念今之所恃者惟聖明矜察之心所不能報者惟聖明覆載之恩而已他復何求焉若徒存形迹固為辭避是誠有違勅旨有負君命臣罪當萬死矣緣北河逆流而上又連日阻風恐稽寵召心甚不安雖臣妻柩在舟子病不能自為歸計亦莫敢顧擬於

河西驛可泊地方臣即當舍舟就陸前來入見以仰答我

皇上眷注至意臣不勝戰懼瞻戀之至

陳謝

臣蒙聖恩差官齎勅守催臣回京擬謝恩方敢赴閣復任辦事伏蒙遣文書房官齎捧

勅諭云茲閣中急缺官辦事卿已朝見訖便入閣辦事故勅顧臣何能乃蒙聖眷如此惶懼惶懼肯宋程頤有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為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

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又真德秀有曰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臣伏蒙 聖慈保全令臣退而省改創悟日夜自反自責於武侯四者一無所能焉自今而後不敢不勉亦豈敢私為愛身之謀有負

皇上付託之重除即刻趨命入閣辦事外謹具本謝恩并陳愚悃

陳謝

今早伏蒙 聖恩勅諭臣云朕先賜卿銀記密

疏言事近以回繳今命卿復任辦事茲仍賜與嘉謀讜論宜即以聞一如前所諭命行故諭臣在閣中稽首拜恩不勝惶懼惶懼切念

皇上先賜臣銀記令密疏言事臣才疎識淺孤陋寡聞實無足以上補 聖明者但有應對悉多出自廟謨雄斷間有與諸臣異同者亦合陳所見以自盡其心耳並不敢變亂是非竊弄威權以自速禍也嘗聞先儒許衡有曰臣子執威權未
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鬼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滅猶臣遠於君則

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
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
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
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
於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
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
索臣每三復斯言深加警懼竊蒙

皇上仍賜臣銀記責臣以嘉謀讜論宜即以聞仰見
聖心即舜之好問好察禹拜昌言之心也臣愚無一
得又何能以裨答邪又竊念臣能受諫斯可以

諫君臣能從善斯可以善君自今而後豈敢以
人言為忌宜取諸人之善以上獻耳又豈敢自
以為是邪謹具本謝恩并陳愚悃

書院成陳謝

臣伏觀

皇上所著有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
四箴誠得帝王傳心要法致治之要道也該臣
等奏請勅工部于翰林院後堂空地蓋亭豎立
以垂永久仍乞勅禮部通行兩京國子監并南
北直隸十三省提學官摹刻於府州縣學使天

下人士服膺 聖訓有所興起欽奉 勅百卿

等所言都依擬行亭名與做敬一彼時臣竊念

未第時曾建書院一區在本縣姚溪地方因乞

聖慈光賜書院領名願自蓋亭堅立箴石欲使深山

窮谷之人悉得對揚 聖訓欽奉 勅百卿所

奏足見篤學以勉後來之意書院名與做貞義

堂名更做抱忠仍着彼處有司就其書院中蓋

敬一亭一座以置朕之五箴抱忠堂門等處或

有損壞亦與修葺完日具奏近該浙江布政使

司題據温州府巾稱蓋造敬一亭及修理貞義

書院抱忠堂完成奏聞奉

聖旨這書院堂齋既蓋造完備有司還督令地方人

等用心護守若有損壞隨即修補臣感激感激

臣切謂古者三代盛時上自國都下至閭巷莫

不有學及後教化漸衰人各有志始有以類相

從講學於山林間者而書院興焉若武夷白鹿

之勝名重於天下後世者實惟其人也臣揣何

能敢為書院重邪今荷蒙 聖恩錫類更新易

名除舊亭座箴石大昭 聖謨草木罔巒並輝

宸翰則臣書院之重又非特武夷白鹿之勝而已茲

當告成又尙蒙 聖恩勅令守護損壞增修是
皇上之激勸臣也非一時而臣之托於書院以不朽
也將不世矣臣敢不惕勵初心勉修厥職仰
聖訓而欽承顧美名而思義庶上不負
皇上之洪恩下可免終身之玷辱也臣不勝感恩之
至

陳謝

臣位重弗勝伏蒙 聖恩不加誅戮令臣回家
省改尋蒙 聖恩召臣復任保全眷愛之至千
古所無者也感激感激臣於朝見畢隨蒙勅臣

即日赴閣辦事適發下光祿寺少卿史道秦疏
獨臣在閣誦覽數過深服史道之言知所先務
凡其所論列者皆切臣病所許可者又實臣之
所不能焉及臣一清到閣遂同請天語戒諭以
求無負於 聖明之至托也欽奉 聖諭丁寧
教戒靡所不至蓋臣之於君當竭其匡輔君之
於臣當極其戒飭皆義之至也臣伏讀 聖諭
云內閣大臣其職任最重朕所望者匪輕臣愧
懼愧懼臣嘗聞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夫君
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臣本草萊之人誤

蒙

皇上知遇其職任之重實所弗勝雖

皇上所望者匪輕而臣實負焉程頤曰人臣身居大

位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

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臣不敢不勉臣伏讀

聖諭云宜同心共事協恭盡職秉公持正以贊治化

陳善閉邪以輔君德容衆以量受言以弘勿懷

私嫉忌以取愆違臣愧懼愧懼臣嘗聞書曰同

寅協恭和衷哉若此行而彼沮甲可而乙否其

可乎然是非得失之機誠亦有不可不察者也

仰惟

皇上敬

天法

祖務學勤政立於無過之地固無善可陳而無邪可

閉矣其在今日乖氣之未消和氣之未召者罪

在臣下而已夫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秉公持正

臣子之職也況大臣乎秦蕤言曰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言容衆以量也孟軻氏曰夫苟好善

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言受

言以弘也臣之不職全病於此夫樂善不倦者

福之門也懷私嫉忌者禍之基也禍福無不自
已求者孟軻氏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
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臣不敢不勉臣伏
讀 聖諭云庶乎君德賴之以成治化以之而
興澤溥下民保安基圖忠節功名非前代諸臣
所能獨美豈不偉歟臣愧懼愧懼臣嘗聞韓愈
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
也程頤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君明
則保安基圖自能永久臣正則忠節功名自能
有成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必有皋陶伊

傳周召之為臣

皇上仁義中正實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臣九庸陋
劣非皋陶伊傳周召之臣也

皇上猶深望而勉進之使前代諸臣不能獨美甚感
心也至恩也雖然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
中斯為下矣臣不敢不勉臣伏讀 聖諭云輔
臣於道之疏朕之言宜加思勉勿負朕意臣愧
懼愧懼臣嘗聞呂祖謙曰畢公弼亮四世為周
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
戒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夫畢公以耆

文老臣康王尚不廢警言戒之語况臣為庸劣晚
進之臣承此聖訓諄切敢不日加思勉同心
共事以求無負於聖明之知遇乎申頌曰吾
一日不可無侯無可侯無可能改吾之過臣觀
史道之秦實臣之侯無可也臣亦何幸歟易曰
風雷益夫風雷至迅速也聖人繫之以改過之
象示有過則當速改也臣感激聖恩無任惕
勵警發之至

請寬免楊一清

臣今早蒙發下霍韜奏疏是非得失難逃

聖明洞察之下但萼韜原與臣同事一清與臣同官
且臣正在伏罪省躬之餘豈敢輕有所議擬臣
嘗聞漢賈誼告文帝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
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滛亂男女
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
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
矣猶未戾然正以呼之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
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誼之
意蓋願文帝禮大臣存國體也臣敢請

皇上於韜之奏但當察其是非得失之實以為進退

處置之宜則天下臣民仰見

皇上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矣茲以韜奏疏并擬一清

辭疏隨本封上均乞 聖裁

再請

近日楊一清獲罪情由臣已兩請

皇上寬法處之以存國體欽奉 明白着法司會官

議奏處置仰見 聖明欲采公議處之以道在

朝臣工靡不感戴茲該刑部等衙門議處覆奏

未蒙 聖斷今早蒙 聖諭法司會官議奏楊

一清事朕惟一清累朝舊臣朕素禮待未可以

群臣比况嘗維持倫理亦與卿等相信同心

輔朕今乃不顧晚節貪婪無恥贓跡顯著特以

大臣故下九卿議朕豈不知古者重大臣以近

其君但為大臣者每恃之而敢犯法今當正法

而使知警卿等必嫌於擬旨卿鑒擬票來看臣

伏讀三思豈惟一清感愧臣實感愧不勝也臣

切念議禮之初一清在家嘗見臣大禮或問極

稱為正論以釋群疑及臣同席書等被召一清

又嘗為書勸席書作速北上以定國是當群議

喧騰之時得老成大臣贊與一言所助亦不少

矣茲 聖諭謂一清嘗維持倫理與^{平敬}等相信

同心輔朕一清初心已荷蒙 聖明垂察^臣復

敢何言今

皇上以一清賊跡顯著欲正之法而使知警又以^臣

嫌於擬旨看^臣鑒擬票來看實保全^臣之至也

^臣又切思前者與桂萼獲罪彌深荷蒙 聖恩

不即誅戮容^臣回家省改萼革散官致仕今^臣

已蒙召留復任^臣萼復原職致仕天地寬容之

恩曷由補報伏乞 聖恩體念一清功過所宜

相准特賜寬法處之況^臣復任之初而一清即

有此事又因霍韜所奏中外臣工不能無疑保

全一清實所以保全^臣等也^臣不敢不言亦不

忍不言極知煩瀆無所逃罪惟 聖明亮察焉

^臣不勝恐懼之至

陳謝

^臣近因同官楊一清所犯冒昧煩瀆一為存國

家大體一為釋^臣僚嫌疑伏蒙 欽依卿三為

陳辯朕已悉知楊一清昔贊議禮不為無功朕

已從寬區處了卿宜安心辦事慎勿介懷是非

曲直久自明白卿宜承朕此意^臣仰荷

皇上庇覆之仁如天地保護之恩如父母者也臣雖捐軀殞命其何能報諸夫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利非國家之福也

皇上負荷神器為天下民物之主法行禁止宜自近始臣宣敢勸以姑息為哉夫恩有所當加法有所當屈今一清已蒙

皇上許從寬區處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不測之恩威殆不啻雨露雷霆者也非惟一清之知感且懼也臣實知感且懼之弗勝也夫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今

皇上既以禮義廉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皇上者誠非人類矣臣無任感激惶悚之至

辭內閣首任

近該同官楊一清桂萼欽准致仕臣欽蒙

聖恩召留復任臣切惟予奪用舍人君馭世之大權禮義廉恥人臣立身之大節況內閣之官居密勿之地天威赫赫日鑒在茲其嚴乎臣自揣凡庸於凡國體實未通達世故實未諳練濫叨重任日懷憂畏伏遇聖明在上存心天下加志窮民雖恭默思道不假乎贊襄然委任責成當

戒乎盈滿嘗聞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皇上仁義中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必得皐陶伊尹之為臣乃足以成正大光明之業顧臣何能可勝茲任邪雖然自古人君未嘗借才於異代伏乞聖明遴選於衆取其節行足以報主道義足以服人者置之內閣以為首臣以表百僚臣雖愚亦不敢終於自棄固當竭臣同心共圖報効此實臣審已量力之血誠非敢故為是推托也惟聖明亮察

日食陳情

茲當十月朔日日食文武百官俱會同禮部救護占者謂食當幾盡始復雖京師偶為陰雲所蔽而四海九州固皆仰見之者也臣瞻拜之餘無任竢懼夫日食乃天變之大者也故春秋必書記曰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詩小雅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朱熹傳曰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

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
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
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
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
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
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
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
為非常之變矣蘇軾曰十月純陰純陰而日食
陰壯之甚也夫君子中國陽也小人夷狄陰也
臣切見

皇上屢嘗戒飭於朝非不欲修六官之職也緣比老
公道塞而私門開議論多而成功少非君父不
體臣子實臣子有負於君父矣且
皇上嘗勅吏部責之大臣各舉所知之賢才矣又嘗
勅兵部各舉所知之將領矣責之旬月之間了
卒歲未之有應詔者何也避嫌之太過信百
之末專也好惡之不公忌害之已甚也夫賢士
舉則直道行小人欲陵君子得乎將領得則
備修夷狄欲侵中國得乎是在

皇上加之意而已漢嘗以災異策免三公臣忝居

導之列溫叨傳保之官不能與六官相率修職
以致日食之變當此純陰之月臣無任警懼仰
惟我

皇上修德行政用賢去奸是宜能使陽盛足以勝陰
陰衰不能侵陽日當食而不食也今者日當食
而食咎在臣下而已臣無任警懼伏望
聖明常存昭假尚慎憂勞為天下建極以迓和平之
休為天下得人以為消弭之道臣又不勝頌幸
之至

請議處內閣官

茲者內閣員缺臣已上請 簡命節行足以報
主道義可以服人者以為首臣以表百僚實以
內閣之官居密勿之地任代言之責有難勝任
故也臣連日思惟又有不能自己於言者敢復
冒昧上請惟 聖明垂察焉臣伏讀

祖訓內一款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
立丞相自秦始立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
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
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頑不

敢相歷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至

太宗皇帝始設內閣臣謹按

太宗皇帝實錄永樂二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召翰

林院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

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

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

在官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

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始如終庶幾君臣保全

之美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

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按

此

太宗皇帝時內閣止設翰林學士及講讀編修等官

備顧問而已及

宣宗皇帝朝楊榮楊士奇等始專任之有代言擬旨

之責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變也夫內

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抄

沒家資鉅萬況其他乎故內閣設官

太宗之時用之固未嘗不善及夫加以代言擬旨之

責且任使多非其人遂至犯賊壞事臣歷數從

來內閣之官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

羅山奏疏卷之四
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
也古人謂人君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苟所得
非其人焉反致君勞而實無益於國矣臣切惟
入君之德莫大於仁明武仰惟

皇上聖神邁古帝王三者之德無一不備誠無假於
代言之官者也伏乞體念

祖宗之制宜有所處或下建臣集議以建國家久安
長治之策以全君臣始終相保之道臣自来血
誠已歷陳於前之三疏更乞留神省覽臣不勝
恐懼頓首之至

羅山奏疏卷之四